

中國版刻圖錄 第一冊

中國版刻圖錄

北京圖書館編
文物出版社出版



中國版刻圖錄

增訂本（一函八冊）

編者 北京圖書館

出版 文物出版社

發行 北京五四大街二九號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經銷 新華書店

一九六〇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六一年三月第二版

一九九〇年五月第三次印刷

787 × 1092 1/8 印張：210.5

ISBN 7·5010·0001·8/G·1

中國版刻圖錄序

中國是發明造紙和印刷術最早的國家。公元前一世紀，已有紙張出現，二世紀初，蔡倫改進了造紙方法。此後，書籍全靠人們在紙上抄寫來傳播，但一次只能抄寫一部，生產量仍是很有限的。我們祖先經過長時期的鑽研，到了八世紀前後，又發明了刻版印刷術。幾百部幾千部的書一次印成，書籍的生產量，比過去手寫本時代，向前躍進了一大步。

早期的刻版印刷術，是廣大市民階層傳播文化的有效工具。民間需要的歌曲、日曆、韻書，就首先出版流通。唐時白居易的詩，人民大眾都歡喜歌唱它，元微之爲白詩作序，曾說有人拿白詩印本來換取茗酒。九世紀初，長江下游以北地區和四川民間都刻印日曆，政府曾下令地方政府不得私置日曆版片，可見在那時以前民間已有印本日曆了。公元八六五年即唐咸通六年，日本入唐僧宗叡，攜回日本雜書中有西川印本唐韻、玉篇各一部。近年敦煌發現的印本韻書和乾符四年、中和二年兩種唐曆，就是這些刊物的現存最早刻本。

寺院和佛教徒們很早就利用民間新興的刻版印刷術，作爲宣傳佛教的工具。除了捺印的小塊佛像以外，有時刻些大張佛像和律疏。唐末司空圖爲洛陽敬愛寺僧惠確寫的雕刻律疏文，曾說印本共八百紙，可見那時已有寺院施捨用的律疏印本了。敦煌發現的公元八六八年即唐咸通九年王玠出資雕刻的卷子本金剛經，是現存最早的本刻印書，用紙七張綴合成卷，第一張扉畫釋迦牟尼佛說法圖，刀法遒美，神態肅穆，是一幅接近成熟期的作品。這卷舉世聞名的唐刻本，已於五十多年前爲英人斯坦因盜去，這是令人切齒痛恨的。

九世紀末，黃巢起義後，成都頓時成爲當時政治、經濟的中心。其地盛產麻紙，這就構成了刻印書籍的有利條件。柳玘隨着唐僖宗逃到成都，在書店裏看到許多字書和迷信用書，都是刻版印本。近年成都唐墓中出土了一張成都府下家印的梵文陀羅尼經，中央刻一小佛像坐蓮座上，外刻梵文經咒，咒文外又圍刻小佛像，這是國內僅存的最古的唐刻本。到了五代，蜀中統治階級和佛教徒們都提倡刻書。公元九二三年曇域和尚出版了貫休的禪月集。公元九三五年蜀相毋昭裔叫人寫了九經、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版行世。那時成都已一躍而爲西南文化出版中心，所以宋初中央政府倡刻大藏時，成都工人担任着全部刻版工作，這就給兩宋蜀本打下了良好的技術基礎。

唐時刻印的書籍，只限於廣大大市民階層常用的通俗書和佛教經典。五代時馮道看到吳蜀之人鬻賣印版文字，種類不少，但沒有統治階級和士大夫們需要的書籍；因和李勣等建議政府國子監校刻經典。公元九三二年即後唐長興三年開始工作，先刻九經，後及他經和經典釋

文等書，到公元九五三年即後周廣順三年校刻完畢。這就是宋人所稱的舊監本，可惜後來都亡失了。

北宋國子監除了翻刻五代監本十二經外，又遍刻九經唐人舊疏和他經宋人新疏。此外又大規模地校刻史書、子書、醫書、算書、類書和文選、文苑英華等詩文總集。這些書籍，多數均送杭州刻版。杭州在唐五代時，經濟繁榮，生產發達，浙東西盛產紙張，就更刺激了出版工作的加速向前發展。公元九七五年即北宋開寶八年吳越國王錢俶倡刻的陀羅尼經，是現存最古的浙本，字體工整，和後來杭州刻的小字本佛經相似。近年浙江龍泉發現的北宋初年刻的佛經殘葉，字體寬博，和南宋官版書也相似。可見杭州和浙江其他地區從五代末年起，已有大批刻版技術熟練的工人在工作着，這就無怪乎北宋監本多數都是浙本了。

北宋時運往汴京的監本書版，靖康之變，全爲金人掠去。南宋初年重建國子監於杭州，除了向附近地方政府索取史書、子書版片入監外，遠在四川眉山井憲孟倡刻的南北朝七史版片也移送到監。同時，又由杭州工人翻刻了許多重要書版。宋亡後，這些版片，轉送西湖書院存儲。元時，余謙、葉森等曾督工整修印行。公元一三七五年即明洪武八年，明朝政府又把版片轉存南京國子監。這些殘缺斷爛的三朝版，直到十九世紀初葉，因爲遭受火災，才蕩然無存。

從十二世紀中葉起，杭州中瓦子街和衆安橋一帶書坊林立。從汴京搬到杭州的榮六郎書籍鋪，公元一一五二年即宋紹興二十二年翻刻了葛洪抱朴子。像榮六郎那樣的舊店新張的書鋪，在當時杭州決不止一家。十三世紀中葉，住在棚北大街陸親坊的詩人陳起父子把篇幅比較精短的唐人詩歌和南宋江湖詩人的作品大量出版，對繁榮當時詩歌創作，是有幫助的。杭州書坊又刻印了許多民間流行的話本小說和雜劇南戲。中瓦子街張家書鋪出版的唐三藏取經詩話，是現存宋人平話小說中惟一的舊刻本。元時著名劇作家關漢卿、尚仲賢、王伯成、石君寶的作品和杭州書會中人編寫的南戲，杭州書鋪也出版不少。這些生動活潑富有生活氣息的文藝作品的大量流通，對當時和後代民間文學的改進和發展起了推動作用。

宋時除浙本外，建本和蜀本，也頗有名，而且影響深遠。現在先說建本。福建建陽，地處閩北武夷羣山中，盛產竹木，造紙工業非常發達。十二世紀初，建陽麻沙崇化兩坊書肆除了出版經史百家和唐宋名家詩文外，書肆主人和當地文人合作，還編印了許多適應科場需要的大型類書和市民階層日常參考的醫書、百科全書。宋末平話小說盛行，建陽書肆出版武王伐紂、樂毅伐齊、前後漢、五代史、宣和遺事等書，對後來歷史小說的加工和再創造起了促進作用。入明，建陽書肆刻印的戲曲、小說和其他通俗書籍，風行四方，有增無減。十六世紀中葉，劉龍田、熊冲宇、余象斗等書肆出版的書籍，門類更多，銷路更廣。這一出版中心，直到清初，才逐漸衰落下去。

公元九七一年即北宋開寶四年，宋朝政府派人到成都雕造大藏五千餘卷，這是一次規模空前鉅大的出版工作，蜀本由此得名。到了十二世紀左右，這一出版中心，逐步向眉山發展。成都眉山地區刻印的書籍，一面把中央政府頒行的標準本很快翻印出來，如現有傳本的蜀刻周禮、春秋、禮記、孟子和史記、三國志、南北朝七史，都是根據監本爲底本。此外李太白、李長吉、孟東野、劉夢得的詩歌，蘇老泉

蘇東坡父子、秦淮海的散文以及許多地志、醫書、類書都有蜀刻本。這些書籍，開版弘朗，字體遒勁，紙張潔白，校勘精審，可和浙本媲美。到了十三世紀中葉，成都眉山和四川其他地區，遭受元兵大肆焚掠，因此，流傳到現在的蜀本，比浙本和建本都少得多。

北宋亡後，平陽代替了汴京成了黃河以北地區的出版中心。平陽又稱平水，即今山西臨汾，其地盛產紙張，質地堅韌，私人開設的書坊很多，金元兩朝政府設有管理書籍出版的機構。從十二世紀起，開始出版古醫書、類書和其他各類書籍。當時民間盛行諸宮調說唱，平水書肆適應大眾需要也刻版流通，前年蘇聯政府贈還我國的劉知遠諸宮調，就是平水坊本。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裏提到的崔鶯逢離虎、離魂倩女、雙漸趕蘇卿等等著名的諸宮調，我們推測，當時平水書肆一定也有刻本。這些民間文藝創作的及時傳播，對後代說唱文學和戲劇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平水書肆又曾刻印民間招貼畫。帝俄時代考古家在甘肅張掖古塔內發現的平陽徐氏刻印的關羽像，和平陽姬氏刻印的王昭君等四美人像，畫面生動美麗，是兩幅巨大的富有藝術價值的版畫傑作。元初，宋德方倡刻道藏，費了七年多的時間在平陽刻成。這部七千多卷的經版，後為元朝政府下令銷毀，現今除雲笈七籤零葉外，其餘都失傳了。這是一次非常鉅大的出版工作，平水刻工的雕版技術却因此提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稍後平水書肆晦明軒主人張存惠刻印的證類本草和通鑑詳節，紙墨刻工，比過去平水本精美得多，達到當時雕版藝術的最高峯。十三世紀中葉後，平水書肆還繼續刻印醫書和中州集等書。此外，山西運城刻印的金藏，河北寧晉刻印的經書和音韻學書，也頗有名。這兩個地區和元時大都即今之北京，也是十二世紀到十四世紀僅次於平水的北方刻書中心。

從十世紀到十四世紀，包括宋、金、元三朝，除了浙江杭州、福建建陽、四川成都眉山、山西平陽四個文化區刻印了大量書籍行銷四方並互為影響外，其他地方政府、私人書坊也都從事刻書工作。王象之輿地紀勝著錄的方志遍及四川、廣西、海南島等邊遠地區，就是最有力的證明。我們試把宋人郡齋讀書志、遂初堂書目、直齋書錄解題、明初文淵閣書目和其他文獻資料來統計一下，見於著錄的絕大部分都是刻版印本，就可知道宋元兩朝書籍的出版量是如何的龐大了。

明清兩朝各地刻印的書籍，數量之大，品種之多，比之前代，不知超越了多少倍。明初，南京國子監集中了杭州和江南其他地區的宋元版片，連宋時廣西桂林刻印的桂林志版片，也運到了南京，南京立刻代替了杭州成為全國出版中心。南藏和明初的官刻書，都在南京出版。南監本史書和其他書籍的補版翻版工作，也由南京刻印工人擔任。十六世紀前後，南京、蘇州、徽州、杭州、吳興等地私人書坊刻印了大量醫書、戲曲、小說和其他各類書籍，出版量激增，銷路遠及國外，對當時和後代應用科學和文藝創作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同時，一部分徽州刻工搬到了南京，南京又成了彩色套印木刻畫和技術革新的中心。

明清兩朝的首都北京，也是全國性的刻版中心。北藏、道藏、龍藏和明代經廠本、清代武英殿本，以及私人書坊刻印的書籍，紙墨之精、雕印之工、裝璜之美，都是前所罕見的。由於書籍大量出版，需用紙墨越來越多。同時隨着社會的發展，手工業生產發達，棉紙、竹紙、開化紙、毛太紙等新品種不斷增加，就更為大量刻印書籍創造了有利條件。加以江浙等省的藏書家如袁褱、胡震亨、毛晉、黃丕

烈、鮑廷博等同時又是刻書家，它們翻刻了許多對學術研究有益的參考用書，行銷全國。各地書坊還刻印了大批通俗書刊如駐雲飛、掛枝兒、山歌、彈詞、鼓詞等唱本，爲廣大市民階層所喜愛。大中小城市都有刻字鋪。明清方志的木刻本遍及各邊遠地區。所有這些，都說明了這一時期各地刻版印刷工作的蒸蒸日上和空前發達。到了十九世紀中葉，由於近代印刷術輸入中國，上海、廣州、漢口等地陸續鑄造鉛字，出版書報。古老的刻版印刷術適應不了時代的要求，才逐步走向衰落。

活字版印刷術是公元一〇四五年前後即北宋慶曆年間畢昇發明的。它比德國的谷騰堡早了四百年。這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對世界文化又一偉大貢獻。畢昇發明的膠泥活字版，先用黏土刻字，一字一印，用火燒硬，排列在鐵製的框子裏，印書前，把鐵製框子放在敷有藥品的鐵板上，加熱，等藥油凝固後，便可印書了。十三世紀末即元大德初年東平人王禎發明了轉輪排字架，用特製的木活字，按放在轉輪上，試印六萬多字的旌德縣志，不到一月就印成一百部。畢昇和王禎發明的快速印書法，和刻版印刷的工作進度簡直無法相比。

宋元人活字版印書，很早就失傳了。現在流傳的最古的活字版，要算十五世紀末蘇州、無錫、南京一帶盛行的銅活字印本，出版量最大的有無錫安家和華家。這兩家印的古類書、唐宋人詩文集和水利專業用書，行銷各地，爲後來藏書家所重視。此外徐某印的曹子建集，楊儀印的王岐公宮詞，張習印的范石湖集、孫黃西庵集，都是蘇州出品。張某印的開元天寶遺事，賈詠印的莊子口義，都是南京出品。又有人用銅活字印了大批唐人詩集，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期，也是這一時期蘇州一帶出品。同時，常州人還用鉛、錫活字版印書，可惜現在都早已亡失了。

公元一七二六年即清雍正四年，陳夢雷用新造的銅活字排印了六十四部古今圖書集成，每部五千二十冊。公元一七七三年即清乾隆三十八年武英殿的排字工人又用木活字出版了新從永樂大典發掘出來的宋元佚書和畿輔安瀾志、琉球國志等書一百三十三種。這兩次規模較大的活字版印刷工作，都是史無前例的。但運用前人遺法加以大膽革新的，要數泰山徐家的磁版和涇縣翟家的泥版。住在山東泰山一帶的徐志定，公元一七一九年即康熙五十八年創製了磁版，出版了自著周易說略。公元一八四四年即清道光二十四年，安徽涇縣人翟金生費了三十年心力，創製了泥活字十萬多個，印了自己的詩集泥版試印初編和翟氏宗譜二書。此外明末和清代的京報，各地家譜和民間小唱本，用活字版排印的也不少。

遠在刻版印刷術大興以前，中國木刻畫就已經出現了。七世紀中葉，唐代玄奘法師以回鋒紙印普賢菩薩像，布施四方。唐末王玠刻的金剛經扉畫，和敦煌發現的許多宗教畫，藝術已漸趨純熟。宋元木刻畫從宗教畫發展到百科全書、文學、醫學、考古學等方面的書籍，證類本草、三禮圖、宣和博古圖、事林廣記、平話小說的插圖，出現了不少藝術質量很高的作品。明代各地書肆刻印了大量佛經、戲曲、小說和其他通俗書籍，幾乎沒有不附插圖的。十五世紀初葉，徽州派版畫興起，直到十七世紀末，徽派版畫獨步一時。徽籍刻工在徽州、杭州、吳興、蘇州、南京等地鐫刻的木刻畫，特別是戲曲、小說的插圖，具有高度的藝術造詣和獨特的時代風格，吸引着千千萬萬的讀者。

那時著名的畫家，曾爲木刻家創作畫稿，如丁雲鵬爲木刻家黃鑄、黃應泰等畫的程氏墨苑，陳老蓮爲木刻家黃子中畫的博古葉子，清初繪尺木爲木刻家湯尙、湯羲、湯復畫的太平山水圖畫和離騷圖。許多木刻家的創作能力，通過藝術實踐，得到了改進和提高。明末浙派項南洲，清初徽派鮑承勳父子創作的木刻畫，精麗動人，構圖和鐫刻技巧，達到了驚人的程度。此後木刻畫轉趨消沉。直到二十世紀初，北京的木刻家和畫家合作，木刻畫又漸盛。魯迅、鄭振鐸合編的北平箋譜，就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

公元一三四〇年即元至元六年湖北江陵資福寺刻的無聞和尚金剛經注解，卷首靈芝圖和經注都用朱墨兩色套印，這是現存最早的木刻套色印本。十六世紀末，吳興、杭州、南京等地書肆用朱墨和多色套印的通俗讀物和戲曲、小說逐漸增多。公元一六〇〇年徽派刻工刻印的程君房墨苑，其中天姥對廷圖、巨川舟楫圖等都是用各種顏色塗在一塊版上印刷的，顯得畫面格外絢麗奪目。稍後，木刻家和印刷工人合作，便發明了分色分版的彩色木刻。明末徽州人胡正言運用當時流行的餛版、拱花二法，編印十竹齋畫譜、箋譜二書，把彩色套印木刻畫推向新的技術高峯。畫譜全用餛版法，把刻好的一塊塊小木版順序付印用來表現畫面的深淺濃淡。箋譜則兼用拱花法。拱花和近代凸版相似。印時用紙壓在版面上，天際的白雲，江上的流水，禽類的羽毛，花朵的輪廓，就一一凸現在紙面了。人清，畫家王蓀等創作的芥子園畫譜和蘇州、楊柳青等地出版的民間年畫，用餛版而不用拱花，也都是彩色套印的。近年鄭振鐸委託北京榮寶齋翻刻的十竹齋箋譜，全用徽派遺法，比原本毫無遜色。

中國歷代刻版書籍、活字版書籍和版畫，絕大部分是爲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但我們今天還能從很多歷史文獻書籍和科學技術書籍中找到有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各種資料。從題材廣闊多樣、形式豐富優美的古典文學名著中，發現很多爲人民大眾所喜愛，又能體現人民大眾思想感情的優秀作品，加以發揚。此外，有優良傳統的彩色套印木刻畫，在畫家、木刻家和印刷工人的合作改進下，今後一定會得到更多的提高，並大放異彩。

三年前，我們曾計劃編輯一部版刻圖錄，來系統地反映我國各時期版刻的發展過程，直到前年全國大躍進中，才把這一計劃確定下來。由於各級黨組織的關懷和大力支持，這部書的計劃和編輯工作，才能順利完成。在工作過程中，鄭振鐸先生、徐森玉先生和館內外有關同志們曾對選材、斷限等方面提供了許多有益的意見。選材時，除了採用北京圖書館的書藏，還採用了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博物館、四川省博物館和寧波范氏天一閣一部分的書藏。我們對於各方面的幫助和兄弟館的支援，表示衷心的感謝。

限於水平，舛誤難免，尙祈讀者多予指正。

北京圖書館 一九六〇年二月一日

中國版刻圖錄目錄

一刻版 四百六十種

唐

陀羅尼經咒 唐成都府卞家刻本 成都 四川省博物館藏

圖版一

匡高三一厘米，廣三四厘米。一九四四年出成都市內一唐墓人骨架臂上銀鐲內。四周雙邊。匡外鐫成都府此三字已泐去大半成都縣龍池坊下有五字已模糊近卞下有數字已模糊印賣咒本一行。唐肅宗至德二年成都改稱府，因推知經咒板行，當在是年以後。印本中央鐫一小佛像坐蓮座上，外刻梵文經咒，咒文外四角四周又圍刻小佛像。唐代民間流行迷信品。現時國內所存古刻本，當以此咒為首。

五代

文殊師利菩薩像 五代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以下各書不注藏處者，皆北京圖書館藏書。

圖版二

匡高二六·八厘米，廣一五·八厘米。四周雙邊。分上下欄，上欄鐫文殊師利菩薩像，下欄鐫五字心真言。刻工體勢與五代刻本韻書相近。清光緒年間出敦煌莫高窟。

宋

依刻版地區順序

一切如來心祕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北宋開寶八年吳越國王錢俶刻本 杭州

圖版三

匡高五·七厘米，長二〇五·八厘米。一九二四年八月杭州西湖雷峯塔圮，輒孔中出此經。文多剝落殘缺，此獨完整可誦。首鐫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造此經八萬四千卷，捨入西關觀音塔，永充供養，乙亥八月日記三行。次鐫佛說法圖。又次鐫陀羅尼經全文。乙亥為宋太祖開寶八年，吳越王錢俶在位之二十九年，世亦稱五代刻本。

漢書注 唐顏師古撰 北宋刻遞修本 疑杭州或福州

圖版四

匡高二一·七厘米，廣一四·五厘米。十行，行十九字。注文雙行，行二十五字至二十八字不等。白口，左右雙邊。字體寬博，清代學者錢大昕、王念孫所謂北宋景祐監本漢書，即指此書。但原書是否景祐間刻，却是問題。此書嘉道間藏黃丕烈家，百宋一廬賦著錄。黃氏別藏一本，內多補版。補版刻工程保、王文、孫生等人，紹興十九年又刻福州開元寺毗盧大藏。程保等既是南宋初年人，則此書原版刻於北宋後期，即據北宋監本覆刻，而非景祐監本，當是事實。此書五行志後有對勘官知福州長樂縣主管勸農公事劉希堯銜名一行，更證以明正統八年福州有此書翻刻本，因疑此本當是福州官版。又案此書刻工牛實、徐高等，皆南宋初年杭州地區名匠，徐雅、湯立、洪吉、董明等，紹興初又刻思溪藏，於此見閩浙兩地刻工，可通力合作。此書究為何時何地刻版，尙待後證。百衲二十四史印本，即據此帙影印。

文選五臣注

唐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撰 宋杭州開牋紙馬鋪鍾家刻本 杭州

圖版五

匡高一八·四厘米，廣一〇·八厘米。十二行，行十九字。注文雙行，行二十七字。白口，左右雙邊。原書三十卷，現存二卷，卷二十九藏北京大學圖書館，卷三十藏北京圖書館。卷三十後有錢唐鮑洵書字，杭州貓兒橋河東岸開牋紙馬鋪鍾家印行二行。案紹興三十年刻本釋延壽心賦注卷四後有錢塘鮑洵書五字，與此鮑洵，當是一人。如以鮑洵一生可有三十年左右工作時間計算，則此書當是南宋初年杭州刻本。貓兒橋本名平津橋，在府城小河賢福坊內，見咸淳臨安志。卷中宋諱桓、構等字均不缺筆，則因南宋初年避諱制度未嚴之故。紹興初思溪王氏刻新唐書，北宋英宗以下諱均不避，即其一例。又考建炎三年升杭州為臨安府，因推知此書之刻當在建炎三年前。總之，此書雖未必為北宋本，定為南宋初年刻，當無大誤。

漢官儀

宋劉攽撰 宋紹興九年臨安府刻本 杭州

圖版七

匡高二四厘米，廣一五·七厘米。十行，行十七字，十八字不等。注文雙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左右雙邊。劉攽與兄敞俱熟精漢書，攽此書歷舉漢代官制，置盆入金，以象口錢。當是古代一種文字遊戲，如後世陞官圖之類。卷末有紹興九年三月臨安府雕印一行。近年續古逸叢書本，即據此帙影印。

文粹

宋姚鉉輯 宋紹興九年臨安府刻本 杭州

圖版九

匡高二四·一厘米，廣一五·八厘米。十五行，行二十四字至二十七字不等。白口，左右雙邊。宋諱缺筆至構字。卷末有紹興九年臨

安府開雕，校勘官、監雕官銜名十一行。刻工吳邵、陳然、牛實、沈紹、朱禮、何全、胡杏、弓成、王允成、王成、錢臯、董明、王受、王因、蔡通、朱祥、阮子、徐真等人，皆紹興初年杭州地區良工。字體古樸，無一補版。缺葉皆顧廣圻抄補。黃氏士禮居舊藏，百宋一廛賦著錄。

抱朴子

晉葛洪撰 宋紹興二十二年臨安府榮六郎家刻本 杭州 遼寧省圖書館藏

圖版一二

匡高一九·四厘米，廣一一·九厘米。十五行，行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邊。內篇原書二十卷，現存十八卷。卷十一至卷十二審是錢氏述古堂抄補。宋諱慎字不缺筆。卷二十後鐫紹興二十二年舊日東京大相國寺東榮六郎家，見寄居臨安府中瓦南街東，開印經史書籍鋪廣告五行。考東京夢華錄相國寺東門大街皆是幪頭、腰帶、書籍鋪。榮六郎書鋪，當即開設於此。靖康之變，榮氏隨衆遷杭，舊鋪新張，遂重刻此書。瞿藏劉涓子鬼遺方，版式與此書類似，疑亦出北宋汴梁舊本。錢謙益有學集有跋，所據疑即此帙。

禮記注

漢鄭玄撰 宋刻遞修本 杭州

圖版一三

匡高二一·四厘米，廣一五厘米。十行，行十六字，十七字不等。注文雙行，行約二十三字。白口，左右雙邊。存月令、曾子問、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內則、學記、樂記、雜記、喪大記、喪服大記、祭法、祭義、祭統、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等二十篇，凡九卷。宋諱缺筆至桓字，不避南宋諱。卷中補版有全葉覆刻者，有一葉中僅剜刻數行者。原刻字蹟粗肥，補版則字字如新，一望即可辨識。刻工孫勉、王受、牛實、毛諒、徐高、宋倅、董昕、陳錫、梁濟、陳彥等，皆南宋初年杭州地區名匠。紙背有張康二字朱記，疑是宋時造紙人姓名。黃氏士禮居舊藏，百宋一廛賦著錄。

龍龕手鑑

遼釋行均輯 宋刻本 杭州

圖版一四

匡高二六·四厘米，廣一八·一厘米。十行，行無定字。白口，左右雙邊。存卷二上聲一册。夢溪筆談記蒲傳正帥浙西，取此書鏤版。案蒲傳正即蒲宗孟。蒲宗孟元豐八年七月知杭州，元祐二年徙知鄆州。因知此書元豐、元祐間杭州曾有刻本。此書刻工朱祥、沈紹、朱禮、胡杏，南宋初年又刻樂府詩集、資治通鑑、徐鉉文集、昭明文選等書。因推知此書當是南宋初年杭州地區重刻蒲宗孟本。蒲本久亡，此爲傳世最古刻本。四部叢刊印本，即據此帙影印。

廣韻

宋陳彭年等撰 宋刻本 杭州

圖版一五

匡高二一·二厘米，廣一四·八厘米。十行。注文雙行，行二十七字至二十九字不等。白口，左右雙邊。宋諱缺筆至構字。刻工徐

杲、余永、余竑、姚臻、徐顏、王珍、丁珪、陳錫、包正、孫勉、阮子、徐茂、徐昇、徐高、毛諒、顧忠、梁濟、徐政、陳明仲、陳詢等，皆南宋初葉杭州地區良工。因推知此書當是紹興間浙刻本。行款版式與上海圖書館藏南宋中葉杭州地區刻本相似，彼本乃清康熙間張氏澤存堂刻本與古逸叢書本之祖本，即據此本翻版。存上平、下平、去聲，凡三卷。

三國志注

劉宋裴松之撰 宋刻遞修公文紙印本 杭州

圖版一七

匡高二〇·六厘米，廣一四·五厘米。十行，行十八字，十九字不等。注文雙行，行二十一字至二十三字不等。白口，左右雙邊。宋諱缺筆至桓字。刻工乙成、李通、牛實、賈琚、屠友、張通、蔣譚、朱宥、楊謹、李詢、牛智、李忠等，皆南宋初年浙中良工，因推知此書當是南北宋之際浙刻本。別本吳書卷末有衢州錄事參軍蔡宙校正兼鏤版，衢州州學教授陸俊民校正二行，行款與此本同，前人遂定此本為衢州本，恐不確。此書缺葉據衢州本配補。紙背皆乾道、淳熙間公牘。存魏志三十卷。

水經注

北魏酈道元撰 宋刻本 杭州

圖版一八

匡高二一厘米，廣一五·六厘米。十一行，行二十字至二十二字不等。注文低一字，大小與正文同。白口，左右雙邊。宋諱缺筆至構字。刻工陳忠、陳高、蔣暉、施宏、洪新、朱諒、方擇、施蘊、洪茂、洪先、方成等，皆南宋初葉杭州地區良工，因推知此書當是紹興間浙刻本。存卷五至卷八、卷十六至卷十九、卷三十四、卷三十八至卷四十，凡十二卷。卷五又缺前二十六葉，卷十八又缺第六葉以下各葉。各卷俱殘破不完。

白氏文集

唐白居易撰 宋刻本 杭州

圖版一九

匡高二二·二厘米，廣一四·四厘米。十三行，行二十二字至二十九字不等。白口，左右雙邊。全書分十帙，合數卷成一帙。葉排長號。卷中構字注犯御名，構字注犯御嫌名。刻工賈琚、張通、牛實、李彥、金昇、乙成、李恂、毛詵、嚴忠、毛昌、顧忠等，皆南宋初年杭州地區良工，因推知此書當是宋紹興間杭州地區刻本。原缺卷三十二至卷三十三凡二卷，明人影抄補全。文學古籍出版社印本，即據此帙影印。

樂府詩集

宋郭茂倩撰 宋刻本 杭州

圖版二〇

匡高二二·九厘米，廣一五·七厘米。十三行，行二十三字。白口，左右雙邊。宋諱缺筆至構字。刻工徐杲、徐昇、徐顏、陳詢、姚臻、余永、余竑、李度、朱明、朱禮、朱祥、周彥、時明、葛珍、包端、胡杏、毛諫等四十餘人，皆南宋初期杭州良工，因推知此

書當是紹興間杭州地區刻本。存七十九卷，餘卷用抄本與元至正元年集慶路儒學刻本配補。文學古籍出版社印本，即據此帙影印。

戰國策注 漢高誘撰 宋姚宏校正 宋紹興刻本 杭州

圖版二一

匡高二二·二厘米，廣一四·三厘米。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宋諱缺筆至構字。刻工陳錫、王珍、徐亮、毛昌、徐杲、毛諒、洪先、朱明、徐章、李彥、陳明俊等，皆南宋初年杭州地區良工，卷末又有紹興十六年姚宏後序，因推知此書當是紹興間杭州地區刻本。前人謂係梁谿高氏本，恐不確。士禮居叢書本即據此帙影刻，百宋一廛賦著錄。

新序 漢劉向撰 宋刻本 杭州

圖版二二

匡高二一·一厘米，廣一四·一厘米。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宋諱缺筆至構字。刻工洪茂、洪新皆南宋初年杭州地區良工，因推知此書當是紹興間杭州地區刻本。絳雲樓未焚之書，錢謙益有跋，跋文又見有學集。後歸黃氏士禮居，百宋一廛賦著錄。

管子註 唐房玄齡撰 宋刻本 杭州

圖版二三

匡高二一·六厘米，廣一四·七厘米。十二行，行二十三字。注文雙行，行二十九字。白口，左右雙邊。宋諱桓、溝等字不缺筆，文字多經後人描失。刻工楊謹、金昇、李恂、張通、乙成、李懋、昌政、牛實、沈端、嚴志等人，皆紹興間杭州地區良工。審其字體刀法，當是南宋初葉浙刻本。黃氏士禮居舊藏，百宋一廛賦著錄。四部叢刊印本，即據此帙影印。

經典釋文 唐陸德明撰 宋刻宋元遞修本 杭州

圖版二四

匡高二〇·五厘米，廣一五·一厘米。十一行，行十七字。注文雙行，行約二十三字。白口，左右雙邊。卷中刻工約分三期。孫勉、徐茂、徐昇、陳明仲、徐政、張清、徐杲、余集、駱寶、毛諒、陳彥、陳錫、駱昇、顧淵、包正、葛珍、張謹等南宋初葉杭州地區良工爲第一期。石昌、金祖、丁松年、方至、朱春、童遇、曹鼎、凌宗、金榮、金嵩、陳壽、龐知柔、徐珙等南宋中葉杭州地區補版工人爲第二期。元時補版工人張富、何建、余友山、滕慶、沈貴等爲第三期。因知此書確是宋元兩朝遞修本。前人因卷七後有乾德三年開寶二年校勘官銜名，定爲北宋監本，絕非事實。元時版送西湖書院，西湖書院重整書目中有經典釋文一目，蓋即此本。世傳葉林宗影宋抄本與錢氏絳雲樓藏宋本，均已亡佚，毛氏汲古閣舊藏宋刻本但存春秋左氏傳音義一卷，此爲今日僅存宋刻全本。

武經龜鑑 宋王彥撰 宋刻本 杭州 上海圖書館藏

圖版二五

匡高二四·二厘米，廣一七·一厘米。十二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左右雙邊。宋保平軍節度使王彥撰。彥字子才，上黨人，宋史有傳。

此書依孫子十三篇文爲綱，摘錄歷代戰事證之，備當時將帥學習用。書凡二十卷，自始計篇至用間篇。隆興二年五月孝宗爲作序。此本開版寬大，結體方整，刻工李詢、蔣暉、李憲等，皆南宋初期杭州名匠，因推知此書當是隆興、乾道間政府官刻本。宋史全文載乾道三年以武經龜鑑賜鎮江都統戚方、建康都統劉源等，疑即此本。此書宋以後公私書目俱未著錄。內閣大庫故物。存零葉三十一葉，今分藏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

說文解字

漢許慎撰 宋刻宋元遞修本 杭州

圖版二六

匡高一七·七厘米，廣一二·二厘米。十行，行二十字。注文雙行，行約三十字左右。白口，左右雙邊。卷中刻工約分三期。南宋初葉杭州地區良工何昇、何澤、許忠、顧永、蔡邠、阮子、張昇、周明等爲第一期。南宋中葉杭州地區補版工人陳壽、董澄、詹世榮、陳彬、陳晃、金嵩、丁松年、劉昭、夏父、曹鼎等爲第二期。宋元之際和元時補版工人李德瑛、鄭堃、胡勝、史伯恭、范堅、徐泳、李寶等爲第三期。因推知此書刻於南宋初年，迭經宋元兩朝補版。元時版送西湖書院，西湖書院重整書目中有說文解字一目，蓋即此本。清代學者以此書宋諱多不缺筆，定爲北宋槧本，以訛傳訛，絕非事實。此本傳世可知者凡四帙。一、毛氏汲古閣舊藏本，後歸楊氏海源閣，丁晏有跋，今印入版刻圖錄即此帙。二、天祿琳琅舊藏本，但無天祿琳琅印記。三、道州何紹基舊藏本，今歸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孫星衍舊藏本，爲平津館叢書本所自出，清末流入日本靜嘉堂文庫，四部叢刊與續古逸叢書印本，即據此帙影印。此外內閣大庫亦有零星殘帙。上述諸本，都是元時印本。

周易正義

唐孔穎達撰 宋刻遞修本 杭州

圖版二八

匡高二三·三厘米，廣一五·七厘米。十五行，行二十六字。白口，左右雙邊。宋諱缺筆至構字。刻工包端、王政、朱宥、章宇、陳常、顧仲、弓成、王允成、李詢、徐高等，皆南宋初年杭州地區名匠。玉海紹興九年九月詔下州郡索國子監元頌善本校對鑲版，十五年閏十一月博士王之望請羣經義疏未有板者，令臨安府雕造。因推知此書當是紹興十五年以後南宋監本。近年傳增湘印本，即據此帙影印。

春秋公羊疏

唐徐彥撰 宋刻元修本 杭州

圖版二九

匡高二二厘米，廣一五·八厘米。十五行，行二十二字至三十三字不等。白口，左右雙邊。宋時十二經單疏，南宋國子監俱有雕造。此本宋刻元修，刻工皆宋元兩朝杭州名匠，疑即南宋監本。元時版送西湖書院，西湖書院重整書目中有公羊注疏一目，蓋即此本。內閣大庫書。續古逸叢書與四部叢刊印本，即據此帙影印。

爾雅疏 宋邢昺撰 宋刻宋元明初遞修公文紙印本 杭州

圖版三〇

匡高二〇·九厘米，廣一四·三厘米。十五行，行二十九字至三十一字不等。白口，左右雙邊。傳世爾雅單疏宋刻本有三帙。一、黃氏士禮居藏本，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即用此本，後因兵事遺失。二、陸氏南宋樓藏本，用元至順公文紙印，光緒間陸氏有翻版，原書今存日本靜嘉堂文庫。三、即此本，用洪武二年蕭山、山陰兩縣公文紙印，宋欽宗、高宗嫌名葦、罇二字，及孝宗嫌名慎字，偶或一避。元時補版較多。刻工王恭乃南宋中期杭州名匠，徐友山、俞擊乃元時杭州補版工人，因推知此書當是南宋監本，其版至明初尚能印行。當時附釋音本羣經注疏，內無爾雅，得此正可補缺。元時西湖書院重整書目中有爾雅注疏一目，蓋即此本。續古逸叢書與四部叢刊印本，即據此帙影印。

國語解 吳韋昭撰 宋刻宋元遞修本 杭州

圖版三一

匡高二一·四厘米，廣一四·七厘米。十行，行二十字。間有二
十二字注文雙行，行字同。白口，左右雙邊。宋諱缺筆至慎字。卷中刻工約分三期。南宋初葉杭州地區良工張昇、卓宥、張明、方通、路昇、王介、嚴忠等為第一期。南宋中葉杭州補版工人馬松、何澤、陳彬、陳壽、詹世榮等為第二期。元時杭州補版工人何建、繆珍、熊道瓊、茅文龍、蔣佛老、何慶、李德瑛等為第三期。因推知此書當是南宋初期杭州地區刻本，疑即南宋監本。迭經宋元兩朝補版，元時版送西湖書院，西湖書院重整書目中有國語一目，蓋即此本。每冊首葉有東宮書府朱文方印，當是元時官書，明太祖滅元得之，以貽懿文太子者。紙幅寬大，結體方整，可稱浙本傑作。

揚子法言注 唐李軌撰 宋刻宋元遞修本 杭州

圖版三二

匡高二〇·六厘米，廣一六·三厘米。十行，行十八字。注文雙行，行二十三字。白口，左右雙邊。卷中刻工約分三期。嚴志、章子、李度、李恂等南宋初期杭州地區良工為第一期。金祖、王壽、何澄、詹世榮、孫日新、李倚、李信、求裕等南宋中期杭州地區補版工人為第二期。元時杭州補版為第三期。一版中又有剗版添補痕跡，因知此書迭經宋元兩朝修版，此為元時印本。前人因卷末有北宋國子監校勘官銜名三十四行，定為治平監本，絕非事實。元時版送西湖書院，西湖書院重整書目中有揚子一目，蓋即此本。清嘉慶間秦恩復石研齋刻本，即據此本影刻。

冲虛至德真經注 晉張湛撰 宋刻宋元遞修本 杭州

圖版三三

匡高二一·四厘米，廣一四·六厘米。十四行，行二十五字，二十六字不等。注文雙行，行約三十字。白口，左右雙邊。卷中刻工約

分三期。乙成、楊謹、許忠、嚴志等南宋初葉杭州地區良工爲第一期。丁松年、馬祖、陳彬、詹世榮、毛祖、蔣榮祖、曹鼎、邵亨、龐次升等南宋中葉杭州地區補版工人爲第二期。元時補版工人多不記姓名，或僅記一單字，爲第三期。因推知此書當是南宋初期杭州地區刻本，迭經宋元兩朝補版，此爲元時或明初印本。元時版送西湖書院，西湖書院重整書目中有列子一目，蓋即此本。宋諱缺筆至貞字，北宋後期諱及南宋諱多不避，前人因定此書爲北宋槧本，恐不確。黃氏士禮居舊藏，百宋一塵賦著錄。四部叢刊印本，即據此帙影印。

說文解字繫傳 南唐徐鉉撰 宋刻本 杭州

圖版三四

匡高二一·一厘米，廣一五·一厘米。七行，行十四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左右雙邊。存卷三十至卷四十，凡十一卷。序目出明人抄補。宋諱缺筆至慎字。刻工顧祐，許成之又刻越州本春秋左氏傳正義，因知此書當是孝宗朝杭州地區官版。黃氏士禮居舊藏，百宋一塵賦著錄。四部叢刊印本，即據此帙影印。

增修互註禮部韻略 宋毛晃增註 毛居正重增 宋刻本 杭州 上海圖書館藏

圖版三五

匡高二八·二厘米，廣一九·六厘米。十行。注文雙行，行三十二字。白口，左右雙邊。卷中刻工皆南宋中葉杭州地區良工。用元至元十二年、十三年公文紙印。疑即南宋監本。元時版送西湖書院，西湖書院重整書目中有禮部韻略一目，蓋即此本。

渭南文集 宋陸游撰 宋嘉定十三年陸子通刻本 杭州

圖版三七

匡高一五·三厘米，廣一二·二厘米。十行，行十七字。白口，左右雙邊。此爲世傳游字缺筆本。嘉定十三年放翁幼子子通官建康府溧陽縣時，將其父文稿寄交杭州工人刻版。刻工陳彬、吳椿、董澄、金滋、馬祖、丁松年、徐珙、邵亨、劉昭、馬良等，皆當時杭州地區良工。明弘治間無錫華珪銅活字本，即據此本排印。存四十六卷。黃氏士禮居舊藏，百宋一塵賦著錄。

忠文王紀事實錄 宋謝起巖撰 宋咸淳七年吳安朝等刻公文紙印本 杭州

圖版三八

匡高二二·三厘米，廣一四·一厘米。十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左右雙邊。輯岳武穆事實，文字與岳珂金陀粹編卷一至卷九多同，蓋即據粹編增補成書。今本粹編文多缺失，可據此書訂補。

昌黎先生集 唐韓愈撰 宋廖瑩中校正 宋咸淳廖氏世綵堂刻本 杭州

圖版三九

匡高一九·八厘米，廣一二·八厘米。九行，行十七字。注文雙行，行字同。細黑口，四周雙邊。各卷後鐫篆書世綵廖氏刻梓家塾八